

贈君白雪梅華枝

王冕面對時局所給的答案

陳德馨

魚驚行官道，狐狸上廟堂；淒淒黃葉浦，潑潑白蘋鄉。提挈何狼藉？奔趨適詐狂。人倫俱喪失，風俗盡凋傷；白紵流吳曲，紅花爛楚方。禮儀從此廢，廉恥竟何將？戰戰哀流落，糾糾俱暴強；郎官思卓魯，牧守想龔黃；鷹隼鋒稜勁，豺狼氣勢張。撫綏徒文飾，漁獵盡逃亡。東魯書聲寂，西秦客夢揚；可憐吾老大，那忍見淒涼？飢望家家火，愁懸處處腸。競穿泥窟穴，爭覓草衣裳。密雪團花大，飛冰就木僵。垂情徒鬱鬱，極目轉茫茫。

王冕《竹齋集》〈自崔鎮至濟州人情風俗可嘆三十韻〉

王冕（？—一三五九）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名文化英雄，而這個文化英雄是靠著明清文人的詩文詠歎，才逐漸成形。最後並在小說家吳敬梓《儒

林外史》生動的描寫下，乃懷抱治國才具，卻不願在亂世為官的孤高形象，深印在國人心中。或許是這個偉岸的形象過於鮮明，所以縱使後來的

史實告訴我們，王冕另有積極用世的一面，也還是無法消滅世人對他寧願歸隱山林，也不願聞達於諸侯的既有看法。（註一）



圖一 元 王冕 梅竹雙清圖卷 局部 約1355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王冕留存於今日的作品，大部分都是墨梅畫，有的是巨幅畫軸，有的則是小幅畫卷，但無論尺幅大小，他都會題詩在畫上。這些動人的詩句，既可以呈現他對梅花的愛戀，也可以將自己與梅花疊合，交融一體的展示在世人眼前。這些題畫詩，有的只是為了應付繪畫市場的需要，提供顧客以詩畫合一的藝術美感；有的則是表達他對時局變化的感嘆與自身出處的想法。可以想見的是，前者所預設的觀眾，只是一般繪畫愛好者；後者所預設的，則是他最想吐露襟懷的知心好友。

雖然目前留存的資料有限，後人為他編輯的《竹齋集》，也無法涵蓋他詩文創作的全部，但是透過這些殘缺的圖像及詩文，我們還是可以呈現王冕創作時部分的心思意念。而我認為，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〈梅竹雙清圖卷〉，便是這樣一件值得我們注意的畫作。這幅墨梅畫卷，縱二二·四公分，橫八一·四公分，在現存王冕的畫作中屬於比較小型的作品，本論文便是想透過這幅墨梅畫卷詩畫關



圖四 元 王冕 南枝春早圖 135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畫面上的元素雖少，但王冕墨梅畫花而成。換句話說，王冕選擇了他巨幅畫作中的局部梅條與花朵來呈現。畫面上的元素雖少，但王冕墨梅畫

中精神奕奕的特色依舊清楚可見。畫上最為顯目的，便是那根由其他細枝與花朵烘托的梅條了。王冕以一揮而就的筆順，完成了她。在再恰當不過的弧度下，這枝梅條宛如彈性十足的鋼線，在靜謐中隱隱顫動，呈現了大自然滿滿的生意。實際上，王冕的目的正是要表現這是一枝新抽的梅條，一枝充滿朝氣的新枝。有別於以濃黑焦墨畫成的老梅幹，他刻意以淡墨表現，便是要傳達她近乎透明的純潔以及無比清新的氣息。（圖二）無可諱言的，這件墨梅畫是王冕現存畫作中

仍存留比較多南宋墨梅畫的痕跡，除〈墨梅圖卷〉（圖三）來看，他此時

分析 〈梅竹雙清圖卷〉中梅花圖的分析

係的解讀，表露王冕面對元末亂世的一些積極思考。

與花朵烘托的梅條了。王冕以一揮而就的筆順，完成了她。在再恰當不過的弧度下，這枝梅條宛如彈性十足的鋼線，在靜謐中隱隱顫動，呈現了大自然滿滿的生意。實際上，王冕的目的正是要表現這是一枝新抽的梅條，一枝充滿朝氣的新枝。有別於以濃黑焦墨畫成的老梅幹，他刻意以淡墨表現，便是要傳達她近乎透明的純潔以及無比清新的氣息。（圖二）無可諱言的，這件墨梅畫是王冕現存畫作中

的精品，也是他所畫過最為動人的一幅梅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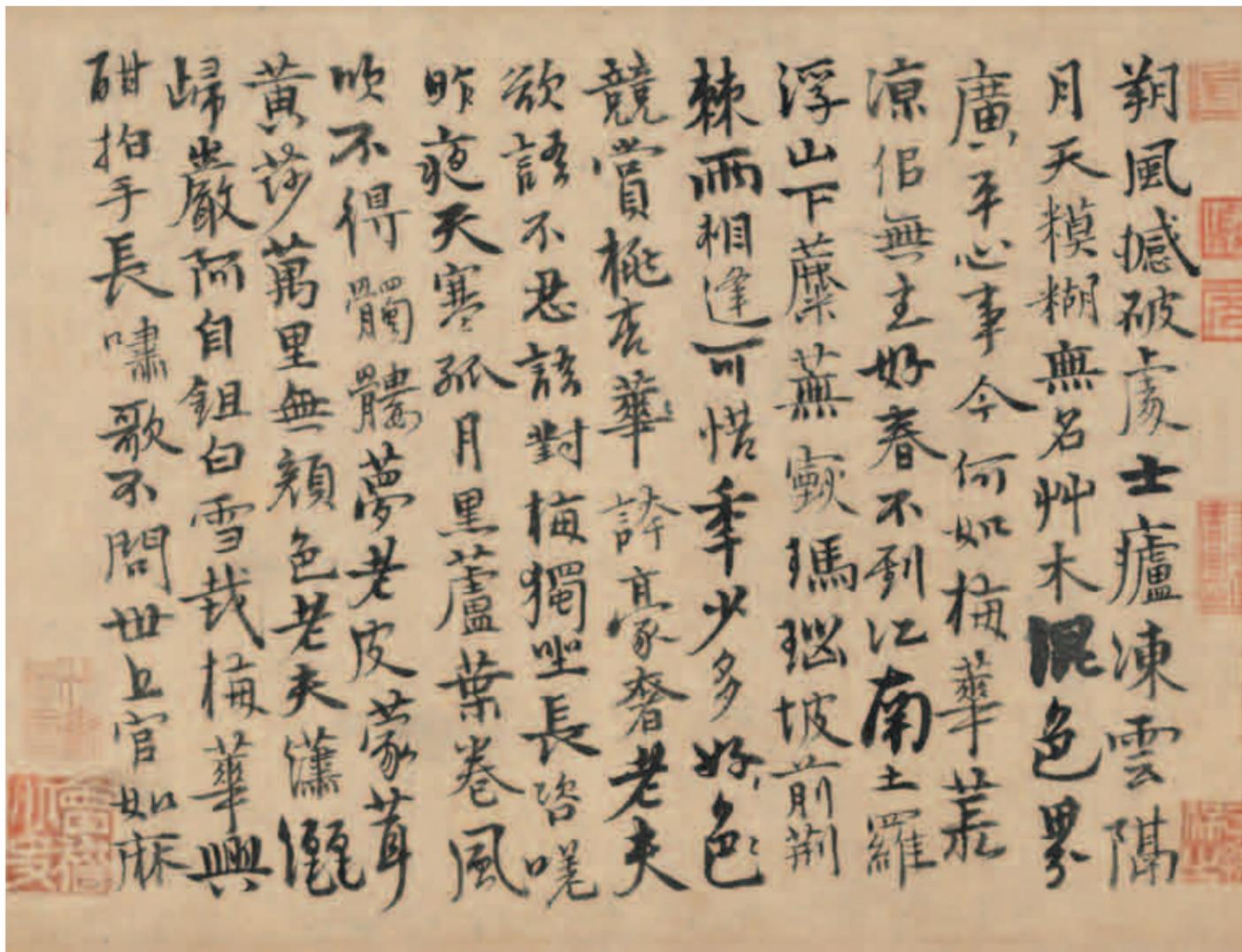
可惜的是，畫面上並沒有紀年，無法確知畫作的時間，但是從風格的比對來看，這幅畫作的製作年代，應當在一三五五年左右。王冕的墨梅畫基本上是傳習自宋代楊補之的傳統，但已經不再強調枝幹的枯瘦折曲，而是強調韻律性的弧線，藉由拉長枝幹的長度，製造出有如舞蹈般圓弧的美感。從上海博物館收藏一三四六年的〈墨梅圖卷〉（圖三）來看，他此時



圖二 元 王冕 墨梅局部



圖三 元 王冕 墨梅圖 1346 上海博物館藏



圖六 元 王冕 梅竹雙清圖卷 第一首題詩



圖五 元 王冕 墨梅圖軸 1355 上海博物館藏

了花朵較稀疏外，主幹的弧度也以三個起落完成，在分散的細枝對照下，特別顯得清冷孤瘦。但這種特質在日後的創作中逐漸消失，一三五三年北遊歸來後所畫的〈南枝春早圖〉（圖四），便已經是花團錦簇的模樣了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枝幹圓弧的表現更見強調，轉彎的弧度也比較大，枯瘦的特質為柔媚的韻律所取代，更能親近一般大眾喜好的心理。這種藝術美感的追求，在數年之後達到創作的巔峰，圓弧的枝幹與繁簇的花朵，搭配得更為和諧。縱使表現繁花萬朵，也能藉由相互交叉的圓弧枝條，呈現有如交響樂般混聲和唱的美感。目前

收藏在上海博物館，畫於一三五五年的〈墨梅圖軸〉（圖五）便是這類的作品。而目前收藏於日本大阪正木美術館的〈梅花圖軸〉以及私人收藏的〈照水古梅圖軸〉，也都可以看見類似的處理，梅花枝幹的弧度更大，「S」形的韻律感已完全成為表現的重點，而且在這些畫作上，王冕以梅花自況的詩文越加頻繁，彷彿這些動人的墨梅畫便是他個人的真實寫照。

藉墨梅畫表述的內容有關，而這些內容又都披露在畫上的題詩裡，所以詩畫之間的搭組是否洽當，便成為決定墨梅畫造型的主要考量。像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〈南枝春早圖軸〉，便是以倒暈技法描繪朵朵雪白的梅花，挺立在枝幹尖端，以呈現詩中所云：「疏花箇箇圍冰雪，羌笛吹他下來」的趣味；另，上海博物館收藏的〈墨梅圖軸〉，則是以佈滿畫面的繁簇梅花，來呈現詩文中所云：「千

梅花圖上的兩首題詩

〈梅竹雙清圖卷〉中〈梅花圖〉上的詩文共有兩首。這兩首題詩，字體自有大小之別，應該是在不同時間所題寫。但是書風相近，故相距時間也不會太遠。像這種在同一幅畫面，重覆題寫詩文的行為，顯然是王冕這個時期的習慣。完成於一三五五年左

右的幾幅畫作，基本上都有類似的情形。題詩的時間先後不一，但似乎不離相同的主題，都在藉梅花紓解心情。只不過，相較之下，唯有初次題寫的詩文，才會表現出刻意設計與墨梅畫呼應的特色來，往後題寫的其他詩文只是烘托般的陪襯而已。

〈梅竹雙清圖卷〉中〈梅花圖〉上的題詩，自右至左，第一首的內容如下：（圖六）

朔風撼破處士廬，凍雲隔月天模糊。
無名草木混色界，廣平心事今何如。
梅花荒涼似無主，好春不到江南土。
羅浮山下蘼蕪煙，瑪瑙坡前荆棘雨。
相逢可惜年少多，競賞桃杏誇豪奢。
老夫欲語不忍語，對梅獨坐長咨嗟。
昨夜天寒孤月黑，蘆葉卷風吹不得。
獨體夢老皮蒙茸，黃莎萬里無顏色。
老夫瀟灑歸巖阿，自鉏白雪栽梅花。
興酣拍手長嘯歌，不問世上官如麻。
這首題詩共分三個段落。首先，選擇和梅花有關的各種文學典故，鋪排出梅花身處「無名草木混色界」、「好春不到江南土」的混亂時局中；其次，表示梅花所以難被賞識，是因為年少者「競賞桃杏誇豪奢」，所以只能令

來相親。江北江南競傳寫，祝君歎其才盡下。我來對面不識我，何者是真何者假？祝君放筆一大笑，不須攬鏡亦自了。相攜且買數斗酒，坐對青山恣傾倒。明朝酒醒呼鶴歸，白雲滿地芝草肥。玉簫吹來雨霏霏，琪華亂颭春風衣。祝君許我老更奇，我老自覺頭垂絲。時與不時何以爲？時與不時何以爲？贈君白雪梅華枝。

這首詩分成三段，首先是慨歎漢唐功臣名將之所以能在麒麟、凌煙閣中留下形象，乃是因爲他們氣宇非凡，自有封侯拜相之貌；然後語氣一轉，哀嘆自己只是山野村夫，徒然文武全才，也只是耗盡一生，終究回返林野，隱居巖穴。詩中以「烏巾半岸衣露肘，忘機忽落丹青手。」回憶他在北京時靠畫藝展露身手，引來世人注目的過往，卻終不免自傷有經國濟世之才，目今只能與清風相伴的結果；接著將語氣轉往詩文題寫的對象：「祝君」。此人顯然是來訪的友人，既欽佩王冕的才識，卻又驚訝於他的境遇，詩中顯示王冕以買酒狂歡的放

逸來款待這名遠來之客，並且抒發自己壯志不酬的抑鬱。最爲關鍵的重點，也正是落在最後一段：「祝君許我老更奇，我老自覺頭垂絲。時與不時何以爲？時與不時何以爲？贈君白雪梅華枝。」這名遠來之客希望他莫因年歲氣喪，應該更加奮勉有爲。王冕自嘆年歲老大，但卻也因此陷入困惑的自問：時局好的時候與時局不好的時候，我該如何自處呢？我該如何做呢？然後，話鋒一轉，他送給來客「祝君」這枝墨梅畫。換句話說，這幅墨梅畫便是王冕一再自我提問下的最終答案。

我們回看王冕給出的答案，一枝朝氣勃勃，有如新生命一般的墨梅。便可以理解王冕選用此畫是爲了回應友人的期待，也廓清一己之疑慮：他將會有如寒冬中初抽的梅條，生氣勃勃的面對「時與不時」的挑戰，縱使年歲老邁如苔蘚蔽身的老梅，但壯心不已，仍期待有一展長才的機會。

王冕在亂世中的積極選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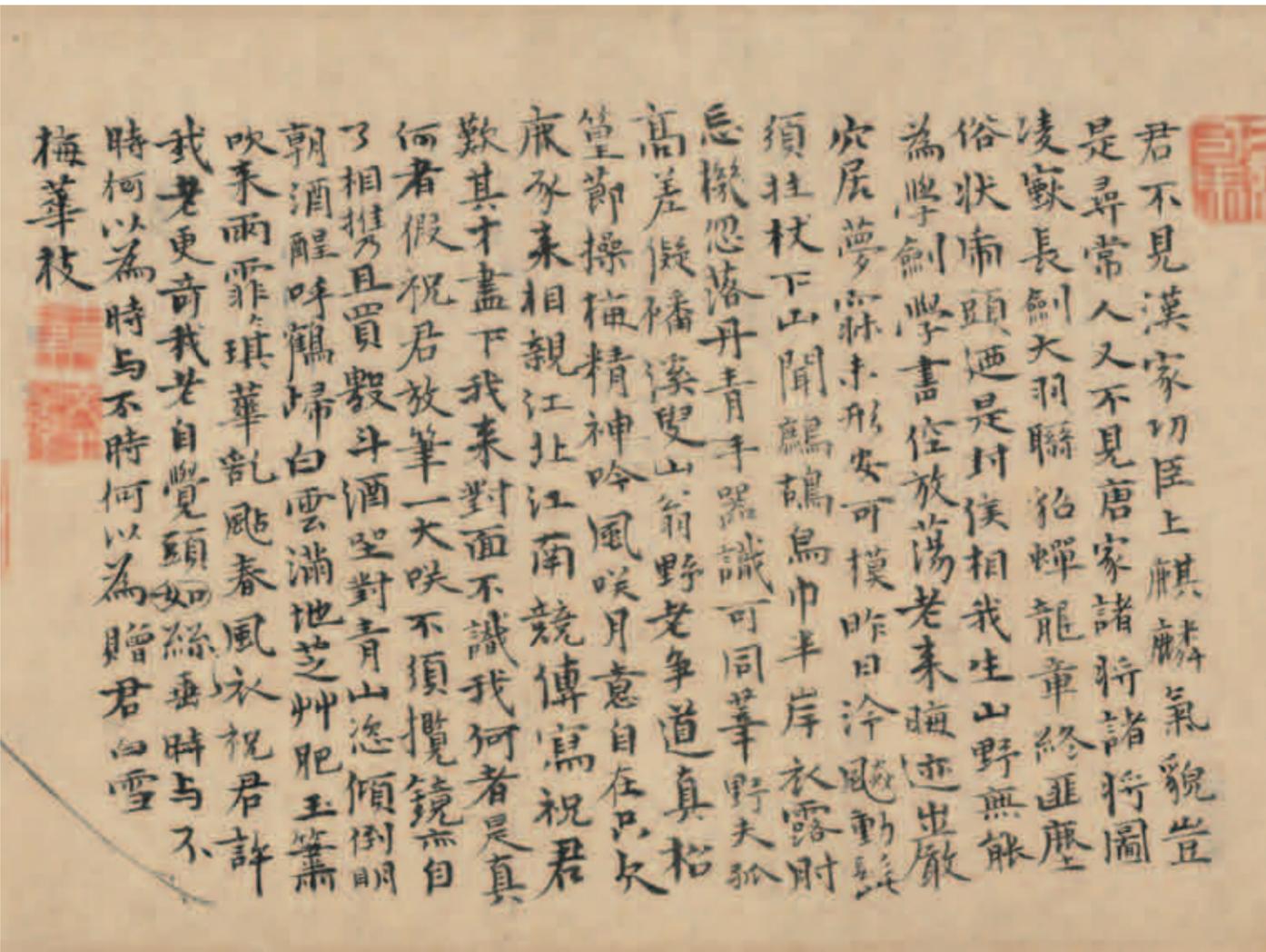
一三五五年之後的王冕，爲什麼

又從失意退隱的生活重新燃起希望，想給自己一個機會，積極的回應時局所給的挑戰呢？

我們翻閱元末的動亂經過，便可以知道自一三五一年起，整個中國便陷入戰火之中，原來只是星星之火的暴動，霎那間便野火燎原，成爲推翻蒙元統治的紅巾起義。這場兵災很快的便被隱居九里山中的王冕所注意，主要是因爲紅巾起義直接波及到書畫市場所致。城中百姓紛紛避難他去，買畫者自然便少了許多。他在一三五二年的詩中便寫道：

一說妖氛起，生民欲斷魂；村墟空壁落，市井變營屯。盡道無生計，誰爲奉至尊；吾居更蕭索，事業不需論。（註三）

而且自此之後，他的詩中便增加許多逃避兵災的難民，躲入深林的百姓，戰火燒毀的屋宇，荒蕪無人的農地等悲慘的內容。我們可以理解的是，哀傷戰火帶來的災難以及痛責紅巾破壞社會秩序，必然是身爲傳統士人之王冕會有的直接反應。而他對這場戰禍的發展，也不離他在這組詩中所云：



圖七 元 王冕 梅竹雙清圖卷 第二首題詩

他「對梅獨坐長咨嗟」；最後，則表示他退隱回山裡，怡然自得，自種梅花不問世事。全詩藉梅花表現出不受賞識，只能飄然歸隱的消極氣息。

王冕後人輯刻的《竹齋集》中，收錄了部分王冕的畫上題詩，這首題詩也著錄其中，而且後面還多了三十二句，從內容來看，完全是延續前一部分而來，這個現象說明，第一首詩只是摘錄了過去舊詩的一部分，並將之重新寫入這幅畫卷中而已，並不是特意爲這幅墨梅畫創作的詩句。（註二）相較之下，第二首才是王冕刻意爲這幅墨梅畫題寫的詩文。第二首的內容如下：（圖七）

君不見，漢家功臣上麒麟，氣貌豈是尋常人。又不見，唐家諸將圖凌煙，長劍大羽聯貂蟬。龍章終匪塵俗狀，虎頭迺是封侯相。我生山野無能爲，學劍學書空放蕩。老來晦跡巖穴居，夢寐未形安可摸。昨日冷颯動髭須，拄杖下山聞鷓鴣。烏巾半岸衣露肘，忘機忽落丹青手。器識可同莘野夫，孤高差儼磻溪叟。山翁野老爭道真，松篁節操梅精神。吟風笑月意自在，只欠鹿豕

「且願風塵息，謳歌樂太平」(註四)的最終期盼。

王冕對於紅巾負面印象並不令人意外，當時與他具有相同背景的浙東仕紳，一開始也大都採取相同態度，有些還自組地方武裝組織抗擊紅巾的騷擾。只不過，這種態度在一三五四年十二月，政府軍與張士誠於高郵一地大會戰後，有了關鍵性的轉變。百萬雄師的政府軍竟被紅巾軍徹底擊垮，原來不被看好的匪寇與亂賊，竟然有可能因此建立新的王朝，以是一三五五年後浙東仕紳便有部分開始改投紅巾，希望能參與其中，為未來新政權提供一己之力。(註五)但是從現有的資料來看，縱使浙東仕紳大量參與紅巾，卻並沒有改變王冕對紅巾既有的負面印象，在當時的詩文中依舊稱他們為「寇」。一三五六年，他的至交好友申屠駟(子迪)因避紅巾亂事，自高郵逃往浙江，他便寫贈〈寄申屠僉事—時避寇來越〉一詩：

瀟灑樊山老，年來亦可憐；墨莊沉寇壘，琴屋燼烽煙；詩好人能誦，官清子得傳。閒身隨所寓，不必問

三十韻〉一詩中，記載了沿途所看見的慘狀，以及內心的感觸：

魚鱉行官道，狐狸上廟堂；淒淒黃葉浦，潑潑白蘋鄉。提挈何狼藉？奔趨適詐狂。人倫俱喪失，風俗盡凋傷；白紵流吳曲，紅花爛楚方。禮儀從此廢，廉恥竟何將？戢戢哀流落，糾糾俱暴強；郎官思卓魯，牧守想龔黃；鷹隼鋒稜勁，豺狼氣勢張。撫綏徒文飾，漁獵盡逃亡。東魯書聲寂，西秦客夢揚；可憐吾老大，那忍見淒涼？飢望家家火，愁懸處處腸。競穿泥窟穴，爭覓草衣裳。密雪圍花大，飛冰就木僵。

垂情徒鬱鬱，極目轉茫茫。(註九)

詩中不再記載當年北國風光的雄壯及旌旗蔽空的軍威，取而代之的是唐代詩人杜甫於安史之亂後哀傷兩京淪落的語調，痛心沿途所見人倫喪盡及風俗凋傷的慘狀。雖然最後他仍然以「盛主春秋盛，賢臣事業張。願言宣德化，四海一陶唐。」期待朝廷終能廓清戰亂，永享太平。但是鋪排在其詩中令他「垂情徒鬱鬱，極目轉茫茫」的景象，又讓人感受到他對政局

歸田。(註六)

申屠駟的避寇來越，當然也會為他帶來更多比較詳實的訊息。友人的遭難故然印證了他對紅巾的厭惡感，但是這些動亂消息卻又讓徒有壯志，卻懷才不遇的王冕，焦躁不已。他在一三五七年所寫的〈對雨〉一詩中便說道：

憂國頻看劍，懷人獨凭欄。野雲秋共黑，江雨晚生寒。盜賊紛然起，軍民未得安。相逢誰慷慨，隨處說艱難。(註七)

憂國看劍、懷人憑欄，都說明他雖身處山林，卻關懷天下大勢的心情。多年前他北上京城大都，便是想將滿腹經綸用之天下，但事與願違，終究頹喪歸里。現在天下局勢有了巨大的轉變，他自許文武全能的才具，似乎有了新的發揮所在，因此靜極思動的焦慮感，特別強烈。而他這時期詩文，便一直擺盪在退隱於戰火之外，或是投身沙場一展抱負的複雜心境中。

事實上，王冕對於自己被屏除於戰火之外，有更為積極的解釋，他在〈寓意十首次敬助韻〉這組回應友人

的惶惶不安，以及對朝廷是否得以重新恢復秩序的「茫茫」之念。

餘論

一三五九年朱元璋的部將胡大海率軍佔領浙江金華，王冕所期待的聖君終於降臨。史書記載不一，但都指出王冕不但得入朱元璋營幕任諮議參軍，而且還獲得實踐其軍事謀劃的機會。只不過事與願違，他的計策遭受重大挫敗，而且很快的便暴卒於軍營中。王冕是否橫死紅巾軍營，對於日後想將他形塑為一名文化英雄的企圖，產生過一定的困擾(註十)，但

的詩中說道：

聖賢不浪出，處士匪懷居；孔明是何人？高臥南陽廬；躬耕良自苦，待時故踟躕。所為梁父吟，豈比封禪書？(註八)

他將自己比喻為高臥南陽的孔明，之所以隱居山林，其實是在等待他日聖主明君的訪求。我們必須承認，浙東仕紳之所以加入紅巾陣營，基本上還是以被動參與者較多，主動自薦者比較少。對他們來說，來自朝廷的招喚才是他們內心深處渴求的榮譽。王冕高臥九里山中，不斷表示滿腹才具無處施為的牢騷，或許可以將他視為是這群浙東仕紳中，比較積極表達意願投身逐鹿之戰者，雖然他所期待的明君依然是來自大都的蒙古皇帝。

根據《竹齋集》中的詩文內容判斷，一三五七年以後，他顯然又作了一趟北方之旅。王冕似乎不再滿足於聽取難民們的口述，更想親眼一睹戰爭的真實面貌。因此，他乃不避旅行的危險，循著十年前的北上經驗，前往大都，一觀朝廷的真正實力。在他所寫的〈自崔鎮至濟州人情風俗可嘆

是這個結果卻不影響我們對故宮所藏這幅墨梅畫卷的基本理解：一三五五年左右的某日，隱居諸暨九里山中的王冕，面對祝姓友人期待他把握天下動亂的時機一展抱負時，既感傷於年華已逝，卻又壯心不已，遂畫出一枝生氣勃勃的梅條，回答友人也是告訴自己，他將有如這枝新抽的梅花，縱使兩鬢花白，也會以年輕茁壯的心面對時局的挑戰，勇敢的實現自己的抱負。而這樣的積極態度，縱使是過了六百多年後的今天，仍然讓站在展覽廳前的我們，感動不已。

作者為中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

註釋

1. 嵇君所，〈王冕與墨梅畫的發展(上、中、下)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第一、二期，頁三七—五八、頁四一—六六、頁二九—五一。
2. 王冕，《竹齋集》(文淵閣四庫全書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一九八六)，續集，頁二二—二四。
3. 王冕，《漫興》，《竹齋集》，卷中，頁三一。
4. 王冕，《漫興》，《竹齋集》，頁三三。
5. 陳高華，〈元末農民起義中南方漢族地主政治動向—兼談元末階級矛盾和民族

6. 矛盾，《元史研究論稿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一九九一)，頁二八—二八九。
7. 王冕，《寄申屠僉事—時避寇來越》，《竹齋集》，頁三七。
8. 王冕，《對雨》，《竹齋集》，頁四四。
9. 王冕，《寓意十首次敬助韻》，《竹齋集》，頁五五。
10. Li Chu-ting, "Problems Concerning the life of Wang Mien, Painting of Plum Blossom," *Renditions,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*, 6 (1976): 111-124.